

刘心武文粹

第
11
卷

到远处去发信

刘心武——著

刘心武

到远处去发信

刘心武——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到远处去发信 / 刘心武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1

(刘心武文粹)

ISBN 978-7-5447-6001-0

I. ①到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88981 号

- 书 名 到远处去发信
作 者 刘心武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岳慧琼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三河市天润建兴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20.25
字 数 191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001-0
定 价 32.0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刘心武文粹

刘心武



1979年写作中



北戴河海滨印象（水彩）

总序

这套 26 卷的《刘心武文粹》，是应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邀，从我历年来的作品中精选出来的。之前我虽然出版过《文集》《文存》，但这套《文粹》却并不是简单地从那两套书里截取出来的，当中收入了《文集》《文存》都来不及收入的最新作品，比如 2015 年 1 月才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土茉莉》。

《文粹》收入了我八部长篇小说中的七部。因为《飘窗》和《无尽的长廊》两部篇幅相对比较短，因此合并为一卷。其中有我的“三楼系列”即《钟鼓楼》《四牌楼》《栖凤楼》，我自己最满意的是《四牌楼》。《刘心武续〈红楼梦〉》这部特别的长篇小说，我把它放在关于《红楼梦》研究各卷的最后。我将历年来的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各选为四卷，再加上一卷儿童文学小说和两卷小小说，这十七卷小说展现出我“小说树”上的累累硕果。我的小说创作基本上还是写实主义的，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

改革开放，国门大开，原来不熟悉、不知道、没见识过的外国文学理论和作品蜂拥而入，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引起文学创作的借鉴、变革之风，举凡荒诞、魔幻、变形、拼贴、意识流、时空交错、文本颠覆甚至文字游戏都成为一时之胜，我作为文学编辑，对种种文学实验都抱包容的态度，自己也尝试吸收一些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的手法，写些实验性的作品，像小长篇《无尽的长廊》，中篇《戳破》，短篇《贼》《吉日》《袜子上的鲜花》《水锚》《最后金蛇》等，就是这种情势的产物，至于意识流、时空交错等手法，也常见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创作中，但总体而言，写实主义，始终还是我最钟情，写起来也最顺手的。短篇小说里，《班主任》固然敝帚自珍，自己最满意的，还是《我爱每一片绿叶》《白牙》等；中篇小说里，《如意》《立体交叉桥》《木变石戒指》《小墩子》《尘与汗》《站冰》等是比较耐读的吧。我的中篇小说里有“北海三部曲”《九龙壁》《五龙亭》《仙人承露盘》，是探索性心理的，其中《仙人承露盘》探索了女同心理；另外有“红楼三钗”系列《秦可卿之死》《贾元春之死》《妙玉之死》。短篇小说里则有“我与明星”系列《歌星和我》《画星和我》《笑星和我》《影星和我》，这展示出我在题材上的多方面尝试。但我写得最多的还是普通人的生活，特别是底层市民、农民工的生存境况和他们的内心世界，

长篇小说里不消说了，像中篇小说《泼妇鸡丁》，短篇小说《护城河边的灰姑娘》，还有小小说中大量的篇什，都是如此。我希望《文粹》中从自己“小说树”上摘取的果实排列起来，能够形成一幅当代的“清明上河图”。

我的写作是“种四棵树”。除了“小说树”，还有“散文随笔树”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和“建筑评论树”。《文粹》的第17卷至21卷是“《红楼梦》研究树”的成果。虽然这些文章此前都出过书，但是这次在收进《文粹》时又经过一番修订，吸收了若干善意批评者的合理意见，尽量使自己的立论更加严谨。第22卷《从〈金瓶梅〉说开去》是新编的，其中收入了我研究《金瓶梅》的若干成果，可供参考。这也是我的一本文史类随笔。第23卷收入我两部自己珍爱的散文作品《献给命运的紫罗兰》《私人照相簿》。第24卷《命中相遇》收入的散文，记录的是我生命中难以忘怀的岁月、事件和人物。第25卷《心里难过》则收入的是与自己生命成长相关的散文，其作为卷名的一篇曾经人录为配乐朗诵放到网上，广为流传，也获得不少点赞，我也很高兴自己的文字不仅能以纸制品流传，也能数码化后云存在，从而拥有更多的受众。

第26卷则把我此前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》，以及由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版的《材质之美》合并在一起，还搜集了那以后散发的

建筑评论。我的建筑评论从建筑美学、城市规划、对具体建筑的评论……一直延伸到建筑材料、施工，以至家居装修装饰等领域，展示出我“建筑评论树”上果实满枝，蔚成大观。

购买这套《文粹》的人士，不仅可以阅读到我“四棵樹”上的文字，还可以看到我历年来的画作，以水彩画为主，也有别的品种。春风催花，夏阳暖果，不以秋叶飘落为悲，不以冬雪压枝为苦，在生命四季的轮回中，我感觉自己创造的风帆还在鼓胀，《文粹》只是总结而非终结，祝福自己在命运之河中继续航行，感谢所有善待我的人士！



2015年4月23日 温榆斋

目录

CONTENTS

到远处去发信	001
最后一只玉鸟	017
楼梯拐弯	031
公路旁的仙女	043
酒泉姑妈	055
奶嘴儿	073
妈妈反复讲过的故事	083
夜半雨停	101
老人纠察线	115
他要爆炸	125
去	141
黑墙	151
秋风	161
蔚蓝色封皮	175
相逢在兰州	185
登丽美	201
非重点	223
今晚头痛	235
星期五下午六点半的故事	247
一根很小很小的刺	255

目 录

CONTENTS

大塔	267
作为我的朋友	279
封面女郎	289
附录 刘心武文学活动大事记	306



到远处去发信

我写好一封长信，装进信封，封好，贴上四分邮票。

我们胡同口中，就立着一只邮筒。我对它那么熟悉。就好像它是我的亲人。然而，这回我手里捏着待发的信，却毅然地走过了它的身旁。

我并不是要寄挂号信。倘若寄挂号信，我可以去我们这个地区的邮局。那邮局离我家并不远。走路去，只要二十来分钟。

其实，最简便的方法，是将这信径直送到邮局，甚至根本不用贴上邮票……

不。我不利用近处的邮筒，我也不直接去那邮局。我拐到大街上，坐上了公共汽车，我要一直坐到很远的终点站。在那附近，相信可以找到一只陌生的邮筒，我将把手中的信，投进它的“嘴”中。

我必须这样做。

1

那是一个秋天的傍晚。我们小院门旁的槐树，大半的叶片已经发黄，随着阵阵秋风，不时有叶片旋转着飘落下来。我倚着院门，双眼望着胡同的入口处。送信的邮递员为什么还不来？

那时我已经从矿业学院毕业，并且已经到有关的研究所情报室工作了两年。我决定利用业余时间，进行科普读物的撰写工作。我把一部书稿，寄给了有关的出版社。我等待了一个月，两个月，两个月零十四天，终于忍耐不住，给出版社的编辑部打了个电话。难道所有的编辑，都善于说既给人以希望又使人疑

虑的话吗——

“啊，您那部稿子……我们还在认真研究……最近就将主动同您联系……您的地址没有什么变化吗？……我们一定尽快……好，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，再见！”

尽快！“尽快”的区间究竟有多大？一周过去，我又有些不能控制住自己，那天傍晚，我装成饭后散步的模样，走到院门口，等待邮递员的到来。

邮递员终于在胡同口出现了。其实他多少年来就给我们这一地段的居民送信。我考入矿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，我到祁连山去实习时寄回家里的信，等等，等等，许多的信，以及许多的报纸、杂志、汇款单、包裹单……都是他送来的。然而，一直到那一天，我才注意到他是个矮胖的中年人，胡子拉碴的。他郑重其事地穿着同邮筒一样颜色的绿制服，虽然那制服的领口已经磨得露出了白线。他戴的那顶硬壳制帽经过风吹日晒，已经变成灰绿。他的手胖而粗，汗毛长而黑。正是用这样的手，他把我等待已久的信递给了我。

我竟不及回屋，便哆哆嗦嗦地拆开了那封信，里头只有很薄的一张信纸，用并不工整的字迹，写着一些这类的话：“大作经领导审阅，决定发排……待清样出来后，将及时奉寄清样一份……再次感谢您对我社工作的支持！……”

我的心强烈地颤动着。我抬起头来，发现邮递员正要骑上他那辆绿色的自行车，我禁不住连连对他说：“谢谢！谢谢您啦！”

他偏过头来，有点惊奇地望了我一眼，似乎是本能地回答说：“甭谢！甭谢！”然后，便平静地骑上车朝前去了。我望着他的身影，他在离我们院几十米外的另一院门那儿停住了，并朝院里呼唤着：“信！”

我不但头一次注意了形象，而且脑际间头一次飘过了关于他的联想：他能给人带来喜悦，也能给人带来悲痛。不管是什么样的信息，从真情的倾诉到虚伪的谰言，他都会刻板地、不动声色地给你传递过来。他已经充当了多少年的信息传递工具？在这种生涯中，他体验到的是轻松愉快，还是枯燥寂寞？

尽管他像一根针，把我们眼前的生活，同另一部分不在眼前的生活，不时缝缀在一起，可是包括我在内，我们这里的居民，大概没有人去关心过他的生活。

又是一个傍晚，是春日的傍晚，飘着针脚小雨。当时胡同还没有铺上柏油，雨水把黄泥路面浸软了，来往的行人和自行车翻起一片泥浆。我站在院门口，望着青灰色暮霭笼罩的胡同口，计算他出现的时间。

自从我获得书稿录用通知信那天，我就摸出了规律：他总是在五点半至六点之间进入我们胡同，来送当天的第二趟信。按说在大雨倾盆的天气，邮递员可以把当天的信件积攒到第二天，待天稍晴朗时一块送去。然而我特别注意到，即使大雨使整条胡同除了黑糊糊的墙影和白花花的雨脚外，什么都是混浊一片时，他那“信！”的呼唤声，却照例可以准时从院门外传来。有那样一回，我套着凉鞋，撑着雨伞跑到院门口，接过他递来的两封信，都是我并不急于接到的信。我望着他那虽然罩着厚大的雨衣，却不能避免雨珠挂上眉毛的面影，忍不住说：“这么大的雨，您就明天再送算了！”

他晃晃头，甩去浓眉上的雨珠，平淡地说：“咳，说不定哪家，就盼着我手里的哪封信呢。不能搁在我手上误了啊。”说完，推着车到邻院送信去了。

所以那个春日的傍晚，我坚信他会准时出现，然而六点过去了，六点一刻过去了，六点半到了，他还没有来。

母亲唤我回屋吃饭。我回去匆忙扒拉完了饭，又跑到院门。已经是七点来钟，暮色降临到我们胡同，他不会来了。我感到痛苦，甚而对他产生了一种愤懑的情绪。

我在等我所爱恋的姑娘的信。对于一个二十六岁的男子来说，事业上的起步和恋爱上的成功，是两桩最重大的事。头一桩大事，已经有了一个稳定的基础：我的第一本科普读物已经销光，第二本书稿业已发排。第二桩大事，却正处在成败未卜的关键时刻。前一天，与头一回给编辑部打电话一样，我怀着忐忑的心情，给她挂了个电话，而她的回答，竟同那回编辑的口气类似：“……嗯，